

我负丹青

(增订本)

自传

吴冠中



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负丹青



吴冠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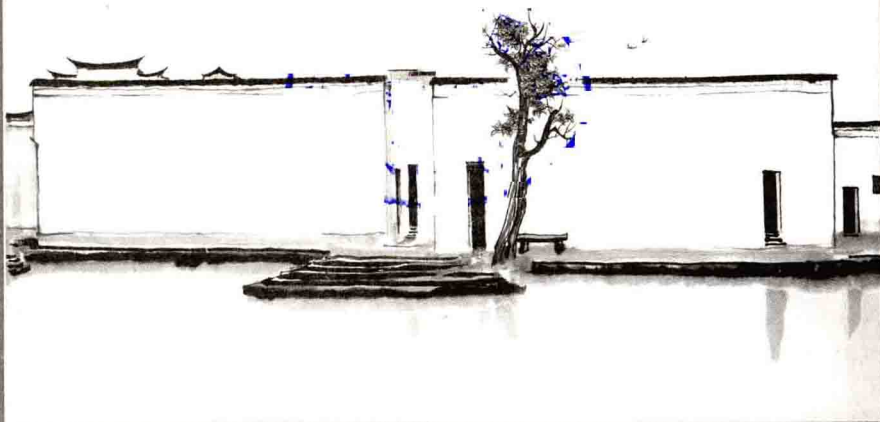
自传

WO FU

DAN QING

WU GUAN ZHONG

ZI ZHUA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负丹青：吴冠中自传 / 吴冠中著. —修订本.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02-010405-5

I. ①我… II. ①吴… III. ①吴冠中 (1919 ~ 2010) —自传
IV. ①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81362 号

责任编辑 包兰英

装帧设计 柳 泉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千鹤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38 千字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6.75 插页 9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04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405-5

定 价 100.00 元

写在前面的话

时间飞逝，《我负丹青——吴冠中自传》出版已经整整十年。其间多次再版，可见它的影响之大，读者喜爱之深。如今出版社计划将此书稍作调整，在不改变文字内容的基础上将增加插图和照片的色彩，以增强读者的视觉效果。作为家属我们同意并感谢。

此书写于2003年，完成于2004年春节。父亲为何亲自写传记，自序里已经给了答案。在这里，我只想讲述父亲与此书背后鲜为人知的难舍情缘。

2003年初，一向很少看病体检的父亲在我们的一再劝说下极不情愿地去北京医院做了检查，结果不佳，需住院进一步检查治疗。因当时发现尚早，经过及时治疗，躲过一劫。但临床大夫讲病情不容乐观，让病人及家属做好心理准备。

父亲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我们没有对他隐瞒。此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希望上天再恩赐给他一年，哪怕半年的时光，容他写完传记，可见父亲对此书的重视程度。此时的他甚至没有想到已经孕育好而未完成的艺术作品，当然更不是安享晚年了。他当时最大的担心是唯恐没有时间完成此书了。

苍天有眼，奇迹发生，虽然此后几经住院，但父亲仍以顽强的毅力，用常人不可思议的拼命精神，不但完成了此书，而且在生命最后的光阴中又创作了大批艺术精品。通过后续的年表我们简直难以相信这些事情竟然发生在一位年近九十并重病在身的老人身上。

父亲在去世前两年亲自将自己各个时期的数百件优秀作品分批无

偿地捐献给国家各个美术馆、博物馆、艺术馆等，这也表达了我们家属的一致意愿。

父亲悄悄地走了，遵照他的遗愿，没有举办对外界的告别仪式，没有开追悼会，没留骨灰。

父亲静静地走了，走时穿着他平时喜爱的朴素衣物，唯一的陪葬品就是头枕旁的这本自传《我负丹青》。

父亲把生命献给了艺术，把艺术作品献给了国家，留给了后人。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感谢读者！

吴乙丁

2014年6月

注：吴乙丁是吴冠中先生的三子。

自序

身后是非谁管得，其实，生前的是非也管不得。但生命之史都只有真实的一份，伪造或曲解都将被时间揭穿。

我一向反对写自己的传记，感到平凡人生何必传之记之，今年逾八旬，常见有长、短文章叙我生平故事与言行，善意恶意、或褒或贬，真伪混杂，我虽一目了然，也只能由其自由扩散。但促我反思，还是自己写一份真实的自己的材料，以备身后真有寻找我的人们参照。

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叙“生命之流”，即随着岁月的流逝和生活的经历，记自己思想感情的成长、发展、转变与衰落。这生命之流如绘了一幅《清明上河图》，着力于长河的全貌与主要转折，而许多局部细节须用放大镜观察。第二部分“此情此景”，便全是局部放大图，包括有关生活的、文艺观的，其中不少文章都是当年针对现实而发，并引起过强烈反响和争议，今一字不改呈奉于新读者前，读者有最大的自由选择自己有兴趣的篇章。第三部分是年表，那是生命支付的账单，备查支付的误差。

吴冠中

2004年春节

目 录

自序	001
一 生命之流	001
家贫·个人奋斗·误入艺途	003
公费留学到巴黎·梦幻与现实·严峻的抉择	013
故园·炼狱·独木桥	027
严寒·酷暑·土地	054
艺海沉浮，深海浅海几巡回	064
年龄飞升，看寰宇块垒	096
我负丹青！丹青负我！	122
二 此情此景	135
水乡青草育童年	137
父亲	157
母亲	164
歧途	169
走出象牙塔	173
忆初恋	180
望尽天涯路	185
而立与不惑	201
他和她	210

风景写生回忆	240
黄金万两付官司	260
杂记狂人	270
毁画	272
展画伦敦断想	276
蜂蝶何处觅芬芳	283
巴黎札记	288
又见巴黎	299
土土洋洋 洋洋土土	304
绘画的形式美	309
关于抽象美	316
内容决定形式?	323
风筝不断线	328
评选日记	332
美盲要比文盲多	340
水墨行程十年	342
说“变形”	346
是非得失文人画	348
扑朔迷离意境美	352
邂逅江湖	355
三方净土转轮来：黑、白、灰	360
比翼连理	362
笔墨等于零	371
一画之法与万点恶墨	374
风格	380
三 吴冠中年表	385



— | 生命之流

家贫·个人奋斗·误入艺途

年过八旬，生命所余毕竟日短，而童年犹如昨日，尚在眼前。哲人庄子对生命作出了最艺术的表达，这千古经典，这千古杰作，只四个字：方生方死。

江苏宜兴北渠村，一个教书兼务农的穷教员和一位大家庭破落户出身的文盲女子结婚后，生下一大堆儿女，我是长子。父亲和母亲的婚姻当然是媒妁之言，包办婚姻，爱情未曾显现，却经常吵架。他们共同生活一辈子，合力同心只为了养活一群子女，而且也怀有望子成龙的奢望。这虚幻的龙，显然就是我这个长子，因我入小学后学习成绩经常名列第一。我的老师，父亲的同事缪祖尧就常在父亲面前夸奖：爌北（父亲名），茅草窝里要出笋了。

文盲未必是美盲，母亲颇有审美天赋，她敏感，重感情，但性子急，与只求实实在在的父亲真有点水火不容。母亲年轻轻的就闹失眠，而父亲的头一碰到枕头便能入睡，他不了解也不同情失眠之苦，甚至嘲笑母亲的失眠。我从中年以后就患失眠，愈老症愈重，最是人生之大苦。我同情我那可怜的母亲，上天又偏不让我继承父亲健康的神经。谁也没有选择投胎的自由，苦瓜藤上结的是苦瓜子，我晚年作过一幅油画《苦瓜家园》。苦，永远缠绕着我，渗入心田。

苦与乐是相对而言，且彼此相转化。我童年认知的苦是穷。我家有十来亩水田，比之富户是穷户，但比之更穷之户又可勉强接近当时当地的小康之家，只因成群的孩子日渐长大，生活愈来愈困难。我家的牛、猪和茅厕挤在一起，上厕甚臭，我常常到田边去撒尿，父亲对此倒并不



苦瓜家园 (油彩 80×100cm 1998)

禁止，只是说尿要撒在自家田里，那是肥。我家也养着鸡，有五六只。天黑了，鸡们自己回家进入窝里。于是要提着灯去数鸡的数目，会不会少了一只。然后关上鸡窝的门，防黄鼠狼，这照例是我的活，我也乐意抢着做。

村里唯一的初级小学，是吴氏宗祠委托父亲在祠堂里创办的，名私立吴氏小学，连父亲三个教员，两个年级合用一个教室上课，学生是一群拖鼻涕的小伙伴。四年毕业后，我考入和桥镇上的鹅山小学高小，住到离家十里的和桥当寄宿生，小小年纪一切开始自理，这里该是我“个人奋斗”的起点了。一个学期下来，我这个乡下蹩脚私立小学来的穷学生便夺取了全班总分第一名，鹅山又是全县第一名校，这令父母欢喜异常。而我自己，靠考试，靠竞争，也做起了腾飞的梦，这就是父母望子成龙的梦吧。

虚幻的梦，梦的虚幻。高小毕业了，该上中学，江南的名牌中学我都敢投考，而且自信有把握，但家里没钱，上不起中学。父亲打听到洛社有所乡村师范，不要费用，四年毕业后当乡村初小的教师，但极难考，因穷学生多。我倒不怕难考，只不愿当初小的教员，不就是我们吴氏小学那样学校的教员吗！省立无锡师范是名校，毕业后当高小的教员，就如鹅山小学的老师。但读免费的高中师范之前要读三年需缴费的初中部。家里尽一切努力，砸锅卖铁，让我先读三年初中，我如愿考进了无锡师范。凭优异的成绩，我几乎每学期获得江苏省教育厅的清寒学生奖学金，奖金数十元，便仿佛公费了，大大减轻了家里的压力。“志气”，或者说“欲望”，随着年龄膨胀。读完初中，我不愿进入师范部了，因同学们自嘲师范生是“稀饭生”，没前途。我改而投考浙江大学代办省立工业职业学校的电机科，工业救国，出路有保障，但更加难考。我考上了，却不意将被命运之神引入迷茫的星空。

浙大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读完一年，全国大学和高中一年级生须利用暑假集中军训三个月。我和国立杭州艺专预科的朱德群被编在同一个连队同一个班，从此朝朝暮暮生活在杭州南星桥军营里，年轻人无话不谈。一个星期天，他带我参观他们艺专。我看到了前所未见的图画和雕塑，



小学时代（1931年）

006 强烈遭到异样世界的冲击，也许就像婴儿睁眼初见的光景。我开始面对美，美有如此魅力，她轻易就击中了一颗年轻的心，她捕获许多童贞的俘虏，心甘情愿为她奴役的俘虏。十七岁的我拜倒在她的脚下，一头扑向这神异的美之宇宙，完全忘记自己是一个农家穷孩子，为了日后谋生好不容易考进了浙大高工的电机科。

青春期的草木都开花，十七岁的青年感情如野马。野马，不肯归槽，我下决心，甚至拼命，要抛弃电机科，转学入艺专从头开始。朱德群影响了我的终生，是恩是怨，谁来评说。竭力反对的是我的父亲，他听说画家没有出路，他梦幻中的龙消逝了。我最最担心的就是父母的悲伤，然而悲伤竟挽回不了被美诱惑的儿子，一向听话而功课优良的儿子突然变成了浪子。

差异就如男性变成了女性，我到艺专后的学习与已往的学习要求完全不同。因转学换专业损失一年学历，我比德群低了一个年级，他成了我的小先生，课外我俩天天在一起作画，如无艺术，根本就不会有我们的友情。抗战爆发后，1937年冬杭州艺专奉命内迁，紧要时刻我自己的

钱意外丢光，德群的钱由我们两人分用。后来当时的教育部为沦陷区学生每月发放五元贷金，这微薄的贷金养育了我的艺专生活，否则，我估计自己在艺专是念不完的，因没有经济来源。

林风眠奉蔡元培之旨在杭州创办国立艺术院，后改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我1936年进校时，校里学习很正规，林风眠、吴大羽、蔡威廉、潘天授（后改为“寿”）、刘开渠、李超士、雷圭元等主要教授认真教学，学生们对他们很尊敬，甚至崇拜。中西结合是本校的教学方向，素描和油画是主体课程，同学们尤其热爱印象派及其后的现代西方艺术。喜爱中国传统绘画的学生相对少，虽然潘天寿的作品和人品深得同学尊崇，但有些人仍不爱上国画课，课时也比油画少得多。爱国画的同学往往晚上自己换亮灯泡学习，我和德群也总加夜班。图书馆里有很多西洋现代绘画画册，人人借阅，书无闲时，石涛和八大山人的画册也较多，这与潘老师的观点有关。

杭州艺专教学虽认真，但很少对社会展出，有点象牙之塔的情况。日军侵华摧毁了这所宁静的艺术之塔，师生们被迫投入了战乱和抗敌的大洪流。所谓抗敌，师生沿途作宣传画，也曾在昆明义卖作品捐献。更有进步的同学则悄悄去了延安，当时不知他们的去向。撤离杭州后，经诸暨、江西龙虎山、长沙、常德，一直到湖南沅陵停下来，在滨江荒坡上盖木屋上课，其时国立北平艺专从北方迁来，合并为国立艺专。合并后人事纠纷，闹学潮，于是教育部派滕固来任校长，林风眠辞职离去。

后长沙形势紧急，危及沅陵，又迁校。我一直跟着学校，从沅陵迁去昆明。从沅陵到昆明必经贵阳。在贵阳遇上一次特大的轰炸，毁了全城，便匆匆转昆明。在昆明借一小学暂住。在尚未开课之前，我发现翠湖图书馆藏有石涛、八大等人的画册，不能外借，便天天带着笔墨到里面去临摹。回忆在沅陵时在校图书馆临摹《南画大成》，警报来了都要上山躲避，其实警报虽多，从未来敌机，因此我请求管理员将我反锁在内，他自己去躲空袭，他同意了，我一人在馆内临摹真自在。昆明开课后，依旧画裸体，只模特儿不易找，我们在教室内不断谈到模特儿，一位模特儿提出抗议：什么木头木头，我们也是人嘛。我看常书鸿作油

画示范，画到细部，他用法国带回的一根黑色的杖架在画框上部作为手的依附，我初次见到这种学院派的作画方式。其时吴大羽也正在昆明，我们恳请滕校长聘回吴老师，但他口是心非，只认为常书鸿便是当今第一流画家。

警报频频，昆明又非久留之地，学校迁到远郊呈贡县安江村上课。安江村很大，有好几个大庙，我们在大庙里用布帘将菩萨一遮，便又画起裸体来。七十年代我到昆明，专访了安江村，村里老人们还记得国立艺专的种种情况，指出滕固校长及潘天寿等教授的住址。有一位当年的女模特李嫂尚健在，我画过她，想找她聊聊，可惜当天她外出了。



1942年在杭州国立艺专毕业时的吴冠中

滕固病逝，教育部委吕凤子任校长，但吕凤子在四川璧山办他的正则学校，因此艺专又迁到璧山去。吕凤子接任后的开学典礼上，他着一大袍，自称凤先生，讲演时总是凤先生说……他谈书法，举起一支大笔，说我这笔吸了墨有二斤重……我听了心里有些反感，感到林风眠的时代远去了。但吕先生却对我很好，他支持创新，赞扬个性，并同意

我们的请求聘请远在上海的吴大羽，路费都汇去了，但吴老师因故未能成行，退回了路费。我即将毕业，吕先生欲留我任助教，但暑期时他卸任了，由陈之佛接任校长，吕先生写信将我推荐给陈校长，陈之佛像慈母般亲切，当即同意聘我为助教，我因决定去重庆大学任助教，衷心感谢了他的美意。

在璧山，常见到着红衣的姑娘和儿童，那红色分外亮丽，特别美。突发灵感，我自己应做一件大红袍，天天披在身上，仿佛古代的状元郎。我已是即将毕业的高年级学生，我们年级的同学大都爱狂妄，校领导惹不起我们。我向同班一位较富有的女同学借钱，她问我干什么，我说要做件大红袍，她问是紫红的吗？我说是朱红的，她笑了，立刻借给我足够的钱。我飞快到店买了布，立刻进裁缝铺量体裁衣。裁缝师傅惊讶了，男人能穿这样朱红的袍，他犹豫了，有点难色，不敢做，叫我去别家试试。我说我们下江人（四川人称长江下游上来的人为下江人或脚底下人）男人在家乡都穿红袍，女的只穿绿色，你尽管放心做。好说歹说加上谎言，师傅勉强答应收下了。

等到取衣的日期，我像看成绩单一样早去取，衣已成，顺利地取回宿舍，速速穿上，同室同学赞不绝口，颇有点羡慕，问共花多少钱，似乎他们也想试试。正是晚饭时候了，大家一同到饭堂，满堂波动起来，欢迎红色英雄的出场，笑声掩盖了批评声，我自己觉得好看，全不在乎谁的褒贬，那借给我钱的女同学也很得意她成功的资助。

走到街上，情况大不相同，行人大都嗤之以鼻，骂太怪异，他们本来就讨厌下江人。一个星期后，训导长找我去谈话，说璧山警报亦多，你这红袍挤在跑警报的人群里，便成了日机的目标，警察必将你抓起来，所以万万穿不得，赶快染掉。我到洗染店将红袍染成黑袍，不知是洗染技术不高明呢还是那朱红色至死挣扎，竟染成了深褐，没有色彩倾向，显得邋遢，我只好穿着那邋遢的袍度过寒冬。

一天到市郊，看到一批朱红的布从高空泻向地面，衬着其后黑色的布群，红布似奔腾的火焰。这是一家染坊，正晾晒洗染了的布。染坊能染掉各种颜色，我愿朱红不被他染黑。我为我的红袍哀伤，就在当时写